

碧鷄漫志
樂府指迷
詞源
旨



2121
1
2674

碧
雞
漫
志

王
灼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碧雞漫志（及其他三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叢書集成初編所
選知不足齋叢書
唐宋叢書學海類
編皆收有此書唐
宋和學海均是一
卷本知不足齋爲
足本故據以排印

碧雞漫志序

乙丑冬。予客寄成都之碧雞坊妙勝院。自夏涉秋。與王和先、張齊望所居甚近。皆有聲妓。日置酒相樂。予亦往來兩家不厭也。嘗作詩云。王家二瓊芙蕖妖。張家阿倩海棠魂。露香亭前占秋光。紅雲島邊弄春色。滿城錢癡買娉婷。風捲畫樓絲竹聲。誰似兩家喜看客。新醪歌舞勸飛觥。君不見東州鈍漢髮半縞。日日醉踏碧雞三井道。予每飲歸。不敢徑臥。客舍無與語。因旁緣是日歌曲出所聞見。仍考歷世習俗。追思平時論說。信筆以記。積百十紙。混羣書中不自收拾。今秋開篋偶得之。殘脫逸散。僅存十七。因次比增廣成五卷。目曰碧雞漫志。顧將老矣。方悔少年之非。游心淡泊。成此亦安用。但一時醉墨。未忍焚棄耳。己巳三月。旣望覃思齋序。

碧雞漫志卷第一

宋 小溪王 灼晦叔撰

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曰。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故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永言卽詩也。非于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製詞從之。倒置甚矣。而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古詩或名曰樂府。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謠。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樂府。特指爲詩之流。而以詞就音。始名樂府。非古也。舜命夔。教胄子詩歌。聲律率有次第。又語禹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君臣庶歌。九功。南風。卿雲之歌。必聲律隨具。古者采詩。命太師爲樂章。祭祀。宴射。鄉飲皆用之。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至于動天地。感鬼神。移風俗何也。正謂播諸樂歌。有此效耳。然中世亦有因箎弦金石。造歌以被之。若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自倚瑟而歌。漢魏作三調歌辭。終非古法。

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感發爲歌。而聲律從之。唐虞禪代以來是也。餘波至西漢末始絕。西漢時。今之所

謂古樂府者漸興。晉魏爲盛。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併入清樂餘波。至李唐始絕。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渺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爲今曲子。其本一也。後世風俗益不及古。故相懸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詞之變。

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魯太師者。亦可語此耶。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故繫適齊。干適楚。緯適蔡。缺適秦。方叔入河。武入漢陽。襄入海。孔子錄之。八人中。其一又見于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習是也。子貢問師乙。賜宜何歌。答曰。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師乙賤工也。學識乃至此。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鉤。疊疊乎。端如貫珠。歌之妙。不越此矣。今有過鈞容班教坊者。問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寵小令。

劉項皆善作歌。西漢諸帝。如武。宜類能之。趙王幽死。諸王負罪死。臨絕之音。曲折深迫。廣川王通經好文辭。爲諸姬作歌。尤奇古。而高祖之戚夫人。燕王旦之容華夫人。兩歌。又不在諸王下。兩一作所蓋漢初。古俗猶在也。東京以來。非無作者。大槩文采有餘。性情不足。高歡玉壁之役。士卒死者七萬人。慚憤發疾歸。使斛律金作勅勒歌。其辭略曰。山蒼蒼。天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歡自和之。哀感流涕。金不知書。能發揮自

然之妙如此。當時徐庾輩不能也。吾謂西漢後。獨勅勒歌暨韓退之十琴操近古。

荆軻入秦。燕太子丹及賓客送至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涕淚。又前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瞑目。髮上指冠。軻本非聲律得名。乃能變徵換羽於立談間。而當時左右聽者。亦不憤憤也。今人苦心造成一新聲。便作幾許大知音矣。

或問元次山補伏羲至商十代樂歌。皮襲美補九夏歌。是否曰。名與義存。二子補之無害。或有其名。而無其義。有其義。而名不可強訓。吾未保二子之全得也。次山曰。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亡。古音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亡古辭。次山知之晚也。孔子之時。三皇五帝樂歌。已不及見。在齊聲韶。至三月不知肉味。戰國秦火。古器與音辭。亡缺無遺。

漢時雅鄭參用。而鄭爲多。魏平荊州。獲漢雅樂。古曲音辭。存者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李延年之徒。以新聲被寵。復改易音辭。止存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又漢代短簫鏡歌樂曲。三國時存者。有朱鷺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吳稱號。始各改其十二曲。晉興。又盡改之。獨元雲。釣竿二曲。名存而已。漢代鼙舞。三國時存者。有殿前生桂樹等五曲。其辭則亡。漢代胡角摩訶兜勒一曲。張騫得自西域。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時亦亡。晉以來新曲頗衆。隋初。盡歸清樂。至唐武后時。舊曲存者。如白雪。公莫舞。巴渝。白紵。子夜。團扇。懷懷。石城。莫愁。楊叛兒。烏夜啼。玉樹後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葉。聲辭存者。又止三十七。有聲無辭者。七。今不復見。唐歌曲比前世益多。聲行于今。辭見于

今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近爾。大抵先世樂府有其名者尙多。其義存者十之三。其始辭存者十不得一。若其音則無傳。勢使然也。

石崇以明君曲教其妾綠珠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綠珠亦自作懷懽歌曰。絲布澀難縫。一作澀元伊侍孝武飲讌。撫弦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

見疑患。周曰。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熊甫見王敦委任錢鳳。將有異圖。進說不納。因告歸。臨與敦別。歌曰。徂風颺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旣去可長歎。可一作念別惆悵會復難。

陳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驕驄文馬鐵鍛鞍。文一作駿七

尺大刀。奮如湍。一云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盞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驕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奈子何一作復奈何劉曜聞而悲傷。命樂府歌之。晉以來歌曲見

于史者。蓋如是耳。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毬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道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注云。樂人高玲瓏能歌。歌子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豔歌。元微之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詞。其所賦尤多怨鬱淒豔之句。誠

以蓋古排今，使爲詞者，莫得偶矣。

一作能

惜乎其中亦不備聲歌弦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

諸工皆合之弦筚，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

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于筚弦，又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

高適，王渙之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

定一作第

試觀諸伶謳

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帆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

壺。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一伶唱適絕句云：開簾淚沾

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渙之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

拜牀下，須臾妓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擲擲二

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以此知李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

俗一作事

蜀王衍召嘉王宗

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云：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映宮殿，有

酒不醉真癡人。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李太白把酒問明月，李長吉將進酒大

蘇公赤壁前後賦，協入聲律，此暗合其美耳。

一云此暗合孫吳耳

元微之序樂府古題云：操引謠謳歌曲，詞調八名，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

審調以節唱，句度長短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氓者爲謳

謠，備曲度者，總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詩行詠吟題怨歡章篇九名，皆屬事

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微之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固不知事始。又不知後世俗變。凡十七名。皆詩也。詩即可歌。可被之箏弦也。元以八名者近樂府。故謂由樂以定詞。九名者本諸詩。故謂選詞以配樂。今樂府古題具在。當時或由樂定詞。或選詞配樂。初無常法。習俗之變。安能齊一。

古人善歌得名。不擇男女。戰國時。男有秦青。薛談。王豹。綿駒。瓠梁。女有韓娥。漢高祖大風歌。教沛中兒歌之。武帝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歌。漢以來。男有虞公發。李延年。朱顧仙。未子尙。吳安泰。韓發秀。女有麗娟。莫愁。孫瑣。陳左。宋容華。王金珠。唐時。男有陳不謙。謙子意奴。高玲瓏。長孫元忠。侯貴昌。韋青。李龜年。米嘉榮。李袞。何戡。田順郎。何滿。郝三寶。黎可及。柳恭。女有穆氏方等。念奴。張紅紅。張好好。金谷里。葉永新娘。御史娘。柳青娘。謝阿蠻。胡二姊。寵姐。盛小叢。樊素。唐有態。李山奴。任智方。四女洞雲。今人獨重女音。不復問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詞。亦尙婉媚。古意盡矣。政和閒。李方叔在陽翟。有攜善謳老翁過之者。方叔戲作品令云。唱歌須是玉人檀口。皓齒冰膚。意傳心事。語嬌聲顫。字如貫珠。老翁雖是解歌。無奈雪鬢霜鬚。大家且道是伊模樣。怎如念奴方叔。固是沈於習俗。而語嬌聲顫。那得字如貫珠。不思甚矣。或問雅鄭所分。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至論也。何謂中正。凡陰陽之氣。有中有正。故音樂有正聲。有中聲。二十四氣。歲一周天。而統以十二律。中正之聲。正聲得正氣。中聲得中氣。則可用中正。用則平氣應。故曰中正以平之。若乃得正氣而用中律。得中氣而用正律。律有短長。氣有盛衰。太過不及之弊起矣。自揚子

雲之後。惟魏漢津曉此。東坡曰。樂之所以不能致氣。召和如古者。不得中聲故也。樂不得中聲者。氣不當律也。東坡知有中聲。蓋見孔子及伶州鳩之言。恨未知正聲耳。近梓潼雍嗣侯者。作正筌訣。琴數還相爲宮解律。呂逆順相生圖。大槩謂知音在識律。審律在習數。故師曠之聽。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諸譜以律通不過者。率皆淫哇之聲。嗣侯自言得律呂真數。著說甚詳。而不及中正。

或曰。古人因事作歌。輸寫一時之意。意盡則止。故歌無定句。因其喜怒哀樂。聲則不同。故句無定聲。今音節皆有轉束。而一字一拍。不敢輒增損。何與古相反歟。予曰。皆是也。今人固不及古。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古今所尚。各因其所重。昔堯民亦擊壤歌。先儒爲搏拊之說。亦曰。所以節樂。樂之有拍。非唐虞創始。實自然之度數也。故明皇使黃幡綽寫拍板譜。幡綽畫一耳於紙以進曰。拍從耳出。牛僧孺亦謂拍爲樂句。嘉祐間。汴都三歲小兒。在母懷飲乳。聞曲皆然。手指作拍。應之不差。雖然。古今所尚。治體風俗。各因其所重。不獨歌樂也。古人豈無度數。今人豈無性情。用之各有輕重。但今不及古耳。今所行曲拍。使古人復生。恐未能易。

碧雞漫志卷第二

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極矣。獨樂章可喜。雖乏高韻。而一種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襲。在士大夫猶有可言。若昭宗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豈非作者。諸國僭主中。李重光。王衍。孟昶。霸主錢俶。習於富貴。以歌酒自娛。而莊宗同父興代北。生長戎馬間。百戰之餘。亦造語有思致。國初平一字內。法度禮樂。寢復全盛。而士大夫樂章頓衰於前日。此尤可怪。

唐昭宗以李茂正之故。欲幸太原。至渭北。韓建迎奉歸華州。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樓眺望。製菩薩蠻曲曰。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丘。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又曰。飄飄且在三峯下。秋風往往堪沾灑。腸斷憶仙宮。朦朧煙霧中。思夢時時睡。不語長如醉。早晚是歸期。穹蒼知不知。

王荆公長短句。不多合繩墨處。自雍容奇特。晏元獻公。歐陽文忠公。風流縵藉。一時莫及。而溫潤秀潔。亦無其比。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尙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爲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分異耳。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製得七八。黃晚年閒放於狹邪。故有少疎蕩處。後來學東坡者。葉少蘊。蒲大受。亦得六七。其才力比晁。黃差劣。蘇在庭。石耆翁入東坡之門矣。知氣跼步不能進也。趙德麟。李方叔皆

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婉而李俊各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穎京洛間時時出滑稽語賀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盡其才力自成一家賀周語意精新用心甚苦毛澤民黃載萬次之叔原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得之天然將不可學仲殊次之殊之瞻晏反不逮也張子野秦少游俊逸精妙少游屢困京洛故疎蕩之風不除陳無己所作數十首號曰語業妙處如其詩但用意太深有時僻澀陳去非徐師川蘇養直呂居仁韓子蒼朱希真陳子高洪覺範佳處亦各如其詩王輔道履道善作一種俊語其失在輕浮輔道誇捷敏故或有不縝密李漢老富麗而韻平平舒信道李元膺思致妍密要是波瀾小謝無逸字字求工不敢輒下一語如刻削通草人都無筋骨要是力不足然則獨無逸乎曰類多有之此最著者爾宗室中明發伯山久從汝洛名士游下筆有逸韻雖未能一一盡奇比國賢聖褒則過之王逐客才豪其新麗處與輕狂處皆足驚人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姪晁次膺萬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絕出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於無韻雅言初自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豔目之曰勝萱麗藻後召試入官以側豔體無賴太甚削去之再編成集分五體曰應制曰風月脂粉曰雪月風花曰脂粉才情曰難類周美成目之曰大聲次膺亦間作側豔田不伐才思與雅言抗行不聞有側豔田中行極能寫人意中事難以鄙俚曲盡要妙當在萬俟雅言之右然莊語輒不佳嘗執一扇書句其上云玉蝴蝶戀花心動語人曰此聯三曲名也有能對者吾下拜北里狹邪閒橫行者也宗室溫之次之長短句中作滑稽無賴語起於至和嘉祐之前猶未盛也熙豐元祐間兗州張山人以談諧獨步京師時出一兩解澤州孔三傳

者。首創諸宮調。古博士大夫皆能誦之。元祐間。王齊叟彥齡。政和間。曹組元寵。皆能文。每出長短句。膾炙人口。彥齡以滑稽語謔河朔。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迥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魁也。寅緣遭遇。官至防禦使。同時有張袞臣者。組之流。亦供奉禁中。號曲子張觀察。其後祖述者益衆。嫚戲汙賤。古所未有。組之子知閣門事。勳字公顯。亦能文。嘗以家集刻板欲蓋父之惡。近有旨下揚州。毀其板云。

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該洽序事閒暇。有首有尾。亦閒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諸美者用之。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前輩云。離騷寂寞千年後。戚氏淒涼一曲終。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閒有離騷。惟賀方回。周美成時時得之。賀六州歌頭。望湘人。吳音子諸曲。周大酺。蘭陵王諸曲。最奇崛。或謂深勁乏韻。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歌曲自唐虞三代以前。秦漢以後。皆有造語。險易則無定法。今必以斜陽芳草。淡煙細雨。繩墨後來作者。愚甚矣。故曰。不知書者尤好耆卿。

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真情衰矣。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用笑也。

歐陽永叔所集歌詞。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間他人數章。羣小因指爲永叔起曖昧之謗。

晏叔原歌詞。初號樂府補亡。自序曰。往與二三忘名之士。浮沈酒中。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醒解慍。試續

南部諸賢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娛。不皆殺所懷。亦兼寫一時杯酒閒聞見。及同游者意中事。嘗思感物之情。古今不異。竊謂篇中之意。昔人定已不遺。第今無傳耳。故今所製。通以補亡名之。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龍家有蓮鴻蘋雲。工以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卽以草授諸兒。吾三人聽之。爲一笑樂。其大指如此。叔原於悲歡合離。寫衆作之所不能而嫌於夸。故云。昔人定已不遺。第今無傳。蓮鴻蘋雲皆篇中數見。而世多不知爲兩家歌兒也。其後目爲小山集。黃魯直序之云。嬉弄於樂府之餘。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又云。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不減桃葉團扇。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耽毒而不悔。則叔原之罪也哉。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賜第。不踐諸貴之門。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長短句。欣然兩爲作。鷓鴣天。九日悲秋不到心。鳳城歌管有新音。風彫碧柳愁眉淡。露染黃花笑靨深。初過雁。已聞砧。綺羅叢裏勝登臨。須教月戶纖纖玉。細捧霞觴豔豔金。曉日迎長歲歲同。太平簫鼓開歌鎖。雲高未有前村雪。梅小初開昨夜風。羅幕翠。錦筵紅。釵頭羅勝寫宜冬。從今屈指春期近。莫使金樽對月空。竟無一語及蔡者。案小山詞元序南部諸賢下。有緒餘二字。

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時時度曲。周美成與有瓜葛。每得一解。卽爲製詞。故周集中多新聲。賀方回初在錢塘。作青玉案。魯直喜之。賦絕句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賀集中如青玉案者。甚衆。大抵二公卓然自立。不肯浪下筆。予故謂語意精新。用心甚苦。

吾友黃載萬歌詞。號樂府廣變風。學富才瞻。意深思遠。直與唐名輩相角逐。又輔以高明之韻。未易求也。